

淺談「南社」 (上)

王 梓 良

一、前言

因莊嚴先生之逝世，治喪委員會所印之行述，有「入南社爲社員」之語，引起金祥恆教授之興趣，欲詢「南社」之情形。後函香港大學莊先生長公子申慶教授，得覆「平時從未聞提及，僅於遺囑中述之。如承考證，弟等弟兄感且不朽。」雖嘉吳鄰接，但余生也晚，雖與若干南社先生們稍有接觸，然而總因時間關係，難以盡其全貌，是以只「淺談其經過」而已。況且，聞大陸上將有「南社人物志」的編寫，我等客觀的寫些事實，並不算是浪費筆墨也。

現分南社之成立與結束；南社對革命之供獻；南社對邊區之發展；幾位南社中堅人物；我與幾位南社先生的接觸；結論。茲分別述之如後。

二、南社之成立與結束

南社，據辭源載：「即宣統初年，柳棄疾，陳去病，葉楚傖等在上海所創之文學團體也。有不定期刊物，所載詩文，頗有名。」中文大辭典第五冊，即宣統初年至頗有名下續：「先後入社者千餘人。」

據傅熊湘記：「歲戊申，松陵陳佩忍（去病

），柳亞盧（亞子），倡南社於海上，余與甯太一自長沙應之。初不過數十人，泊辛亥光復，海上之會，號稱極盛，社籍所錄，亦纔及二百人耳！」（註一）

而陳去病記：「至丁未冬，復與余結南社於海上，而天下豪俊，咸欣然心喜，以爲可藉文酒，聯盟好，圖再舉矣。粵東倡義，吾社之士，即聯袂趨赴，期得一當。及武漢克而東南未定，黃興，宋教仁，陳其美等奔走規畫，日夜不休，卒以其力恢復上海，並下蘇杭，皆社中廚願也。南都既奠，社之豪傑，若馬君武，呂志伊、景耀月、汪兆銘、陳家鼎、居正、陳道一輩，復從容推戴中山，建立中華民國。俾吾皇漢四百兆同胞，一旦獲親漢室之重光。識胡虜之衰替，說者謂事雖天定，然非兩君子於平時多所聯洽，亦未易至是，豈不然歟？」（註二）

另一發起者柳棄疾記：「歲在己酉，余與雲間高天梅、同邑陳巢南（去病），始創南社，馳檄召四方豪俊，以孟冬朔日，期會吳中。會天梅杜門避艱，弗克至，至者自余與巢南外，有河東景太昭，南粵蔡寒瓊，三山林秋叶。新安黃濱虹，魏塘沈道非，山陰諸貞壯、胡栗長，丹陽林蓋天，雲間陳止齋、朱屏子，婁東俞劍華、馮心

俠、趙厚生，吳門朱君讎輩十數人，而槩子實惠然肯來，鵠于虎阜之張東陽祠；張東陽者，諱國維，朱明之季，奉監國魯王抗建虜，國亡殉義者也。」（註三）

柳棄疾在「南社紀略」中記「成立以前的南社」：「南社的成立，大家知道是公元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（清宣統元年己酉十月一日）的事情了。但翻開我的磨劍室詩初集，却在一九〇八年（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）春間，已有「海上題南社雅集寫真」的兩首詩：

雲間二妙不可見（原註高天梅，張聘齋里居未出），一客山陰正獨游。（原註陳巢南時客紹興）別有懷人千里外，羅蘭瑪利海東頭。（原註謂劉申叔何志劍伉儷。）

「這樣，是一九〇八年春間，已有南社的名目了。事情還不止此，照詩上所講，完全是迫憶的口氣，所以南社寫真的攝拍，決非就是一九〇八年的事情。再翻上去，在一九〇七年（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）冬天，又有下面的一首詩：

偕劉申叔、何志劍、楊篤生、鄧秋枚、黃晦聞、陳巢南、高天梅、朱少屏、沈道非、張聘齋海上酒樓小飲，約爲結社之舉，即席賦此：

慷慨蘇非亞，艱難布魯東。佳人真絕世，餘子亦英雄。憂患平生事，文章感慨中。相逢拼一醉，莫放酒樽空。

所以，南社成立於宣統元年，而傅熊湘記「歲戊申（清光緒三十四年）」；陳去病記「歲丁未（清光緒三十三年）」都不無原因的。

至於南社的結束，據柳棄疾記：「南社的活動，到一九二三年（民國十二年）十二月二十二集出版後完全停止。新南社的活動，到一九二四年（民國十三年）十月十日第三次聚餐會開會後停止。甚至於偏安長沙的南社湘集，到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四月第三次姓氏錄出版後，也停止活動了。」（註四）不過，在民國二十年前後，還有人打算把南社復活的，褚問鵲女士曾有這樣的記載：「民國二十年春天，友人劉君（大概是柳亞子——劉、柳同音，作者註。）曾打算組織新南社，還把我也拉作發起人之一，好像大家還捐了點錢的。『一二八』事變發生，居住上海的人，迫得倉皇逃難。我的寓所被燬，我也溯江西上，到武昌去教書，忙於課業，就把南社的事忘了。友人也爲了遭遇不如意，不曾實現他的計劃。後來，葉楚傖先生也同我談過這件事，他計劃不叫新南社，仍稱南社。正要進行的時候，葉先生病了。」（註五）於是，南社真正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。雖然，民國二十三年，爲了南社發起人陳巢南的逝世，柳棄疾和上海市長吳鐵城，還有南社老友胡樸安、朱鳳蔚、朱少屏等發起，在上海西藏路寧波同鄉會開追悼會，晚上在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舉行了一次南社臨時雅集，到

者社友和非社友共一百〇九人。即席，由胡寄塵提議，要柳棄疾仿照東林點將錄和乾嘉時詩壇點將錄，開成了名單，像梁山泊開山頭領托塔天王蔡子民，天魁星呼保義柳亞子，天機星智多星陳陶遺，天勇星大刀楚傖，天猛星霹靂火林庚白等都是。再隔了一年，南社同人爲巢南舉行公葬，地點在蘇州虎丘，晚上到城內中央飯店又舉行了一次臨時雅集。（註六）——就只有舉行南社紀念會二次了。——到台灣的，現在存在的，好像僅有曾虛白、吳開先、成舍我等幾位先生了。

三、南社對革命之貢獻

革命，從民族革命開始的。南社中人，在辛亥前後的爲詩，慷慨激昂，憂國傷時，有使人不能自己者。如黃晦聞的「大漢天聲垂斷絕，萬方兵氣此潛藏，雙墳晚曉鳴烏石，一市秋茶說岳王。」（註七）又如宋教仁的「孤月殘星了一生，無情天地恨何平。常山節烈終呼賊，崖海風波失援兵。特爲兩問留正氣，空教千古說忠名。傷心漢室終難復。血染杜鵑淚有聲。海天杯酒弔先生，時勢如斯感靡平。不幸文山難救國，多才武穆竟知兵。卅年片夢成長別，萬古千秋得有名。恨未從軍輕一擲，頭顱無價哭無聲。」（註八）又如潘飛聲：「辛亥秋，送蔣萬里從軍」：「漢上旌旗夢裏過，蒼涼橫壑大風歌。一燈午夜聞鷄起，誰識詩人舊枕戈？功名肯向馬前休，一劍霜寒第幾州。四萬萬人齊仰首，才人那得不封侯？」又如譚作民「滬寧遇險風傳被殺作此自遣」：「噩耗遙傳楚國風，却慚神武射潮弓。青山作壁天

如屋，白鐵爲筋骨亦銅。出入秋冬春夏氣，往來四萬八千蟲。鏡中自詡頭顱好，拔劍猶堪一世雄。」他們與家國之痛，或是鼓勵從軍；或是摩擬成仁；或是號哭烈士，讀之均使人爲之神往。就是專寫抒情的曼殊僧，也不免唱出「海天龍戰血玄黃，披髮長歌覽大荒。易水蕭蕭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」那種金鐵鏘鳴的雄音。這無怪本文前面所述「黃興、宋教仁，陳其美等奔走規畫，日夜不休，卒以其力恢復上海，並下蘇杭」了。

乙巳（一八三一），同盟會成立之初，即指定蔡元培爲上海分會長兼主盟員。旋以元培將赴德國留學，黨務不能有所進展。丙午春，同盟會本部乃派高劍公！即天梅爲江蘇分會長，合上海、江蘇二分會爲一機關。初創辦健行公學於西門小菜場寧康里爲革命運動樞紐。同事者有朱葆康、柳棄疾、陳陶怡、沈礪、陳去病、吳修源等。繼又設會所於寧康里，距健行公學不百步。其屋初爲同志夏聽樂養病之所，故即以夏寓名之。第一次會議蒞會者：蔡元培、劉光漢、張昭漢（默君）等三十餘人。第二次會議則假座新開路辛家花園，梁喬山、譚心休、龔鍊百等與也。健行公學實繼承愛國學社之統緒，高、柳、陳、朱、沈、吳等皆任講師，以黃帝魂、法國革命史、蕩虜叢書等爲教材，學生頗感動。以是歡迎章炳麟出獄及赴華涇鄉爲鄒容烈士墓紀念碑行開幕禮，均有健行學生參預。丙午、丁未間——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——孫總理常來往日本南洋，舟過滬江時，每由在法租界公董局服務之法蘭西友人向同志傳達音訊，於是劍公、葆康、陶怡、亞子諸人

，恆至吳淞舟中相見，兼請示進行方法。又東京出版之民報、復報、洞庭波、鵲聲、漢幟各刊物，亦以健行公學爲總樞，陳陶怡每携至福州街奇芳茶樓品茗舊書，與徐敬吾所設之書肆成犄角，圍觀者如堵牆。……後數月，外間頗有清吏將封禁健行公學之謠，衆以夏寓接近健行公學，不速遷，恐有一網打盡之禍。後乃徙於八仙橋鼎吉里四號，仍標曰夏寓。……其初居鼎吉里者爲高劍公、陳陶怡等，後以健行校務來往不便，而湘鄉同志寧調元，甯鄉同志陳家鼎，醴陵同志傅鈍根，適有事來上海，乃以相屬。後數月甯等東渡，則劉光漢、蘇曼殊入居之。……及明年丁未夏，徐錫麟、秋瑾事起，清吏照會滬租界當局大索黨人，諸同志多他適避之。……及後陳其美出而重張旗鼓，黨務爲之重振焉。（註十一）高劍公爲南社之發起人也，卽朱葆康，柳棄疾，陳陶怡，沈礪，陳去病，吳修源等，亦爲社之主要份子，卽陳其美亦然。故有人言：南社爲同盟會之宣傳部，似不無關係。

民國十二年，汪精衛猶負重望，其序南社叢刊有云：「中國之革命文學，自庚子以後，始日以著。其影響所及，當日之人心，爲之轉移，而中華民國於以形成，此治中國文學史者，所必不容忽也。近世各國之革命，必有革命文學爲之前驅。……中國之革命文學亦然，核其內容，與其形式，固不與庚子以前之時務論相類，亦不與民國以後之政論，絕非同物。蓋其內容，則民族民權民生之主義也。……其一，根柢於國學，以經義史事諸子文辭之精華，爲其技幹；其二，根柢

於西學，以法律政治經濟之義蘊，爲其條理。……無前者，則國亡之痛，種淪之戚，……無絲動其光復神州之念；無後者，則承學之士，猶以爲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無絲得聞主權在民之義。……其致力於前者，則有國粹學報、南社集等，其不懈於前者，而尤能致力於後者，則有民報等。舉此爲例，凡當時革命之文學，勿論爲單行本爲月刊爲日刊，皆可類推焉。……中華民國成立以來，十有二年矣，治未可致，而亂且日甚，說者有謂由於革命文學之徒事興奮以致債張者。愚者以爲士氣萎靡如此，患不興奮耳，何債之足云。士之大患，在於見利害太明，……而不務實際，此小人無忌憚之資也。惟拙樸勇毅之革命文學，始足以矯而正之。……嗟呼！死者已矣，其精神所寄，存於文字，常能發其微，以爲後人導；其猶生存者，則負中華民國之重以前趨，不達其所蘄之境，必不蹶然以止。……」（註十二）所以，胡懷琛說：「民國元年，南京臨時政府中要人，有許多位是南社社友。民國初年，上海及江浙內地國民黨各報館的記者，大多數是南社社友。今中央政府中要人，也有好多位是南社社友。而已經殉難及病故的社友，約數已十分之一以上了。」（註十三）南社總數社員有一千餘人，殉難及病故的有十分之一以上，雖不能盡如「黃興、宋教仁、陳其美」的功勳和壯烈，也是得之不易了。

四、南社的擴及邊疆

南社社友的籍貫：「以江蘇、浙江兩省爲多

，次則廣東、湖南、福建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西；再次則山西、陝西、山東、湖北、廣西、雲南、貴州、河北、河南、甘肅、遼寧各省，均有人加入。」（註十三）大概同盟會和南社的密切關係，可由同盟會擴展路線瞭之：「從北部入者，或由青島，或往東三省。」（註十四）可以社友之詩文爲證：

一是徐天復社友的「宋先生傳略」：「上策爲中央革命，聯絡北方軍隊，以東三省爲後援，一舉而佔北京，然後號令全國，如葡土之事，此策之最善者也。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，同時大舉，設立政府，然後北伐，此策之次者也。下策在邊隅之地，設秘密機關於外國領地，進據邊隅，以爲根據，然後徐圖進取，其地則或東三省，或雲南，或兩廣，此策之又次者也。」徐天復，字血兒；宋先生，卽宋教仁，均爲南社社友也。

二爲呂志伊之「楊振鴻事略」：「黃毓英事略」。楊振鴻者，「留東志士，與孫文、黃興等，倡設中國同盟會，爲革命之總機關，滇人中惟志伊與君，實先與焉。」「丙午春回國，沿滇越鐵路，調查中法軍隊，及滇越交界各隘要地，報告當道及留東同人，探悉法人謀滇之計劃甚詳。」「爭挽國權爲英領事某所忌，乃密令人揭帖，言將起革命軍，……適清滇督錫良提學使葉爾鎧初蒞滇，專以摧殘新學爲務，得電卽……，調各營防備，更派人到騰代君，陽調君另候差委，陰實密令所派之人，致君於死地。滇省同志，函電密馳，促君速出緬甸，留身以待。……戊申夏，河口事起，電傳至東，君與志伊滇省同志，急謀

回瀆爲後援。……開大會於日京錦輝館，商學界之到會者，約三四千人，君登壇演說，誓以身殉國，聞者皆感泣，一時捐集軍餉千餘元，有台灣遺民某之五齡幼女，亦解囊捐助。君即與同志黃毓英、張乃良等，渡海回瀆。……乃君與諸同志甫抵香港，而河口事既失敗。……君與居正，在仰光創設光華日報，鼓吹革命，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。……君擬利用此機會，主張急進行，先集敢死隊二百人，破永昌府城後，即招集鄉民，編練成軍，以一軍取騰越爲後勁，一軍往攻大理及省城，一軍出順寧雲州及迤南各地，則雲南一省，垂手可得。然後北出黔湘，以戡定中原；西取川陝，以直搗幽燕。……預定十二月初一夜起義，颯風聲日緊，……清吏急調集騰永各營，嚴密防備，徹夜梭巡。屆時君單身持鎗，登城巡視一周，出而指揮兵士，急下命令曰：清兵雖多，然非吾軍之敵。速即攻城。……奈其兵士係由鄉民集合而成者，……不能前進，亦不能持久，致君與同志數月之辛苦經營，歸於失敗。乃暫退至滿林塞，以謀再舉。……忽閱某入室報告，謂保山縣派兵役數十人已至新街，君等宜速離此地，以保全一寨之生命財產。君聞之憤極，嘔血不止，急起身出門。……奈君因舉事失敗，憤恨不已，又因前此行經瘴鄉，毒氣大發，遂病入膏肓。……而中華民國無名之英雄，竟於戊申冬十二月十一日之午后八時，死於何家寨矣。……」（註十六）「黃毓英事略，」與楊振鴻近似，亦曾與楊同創光華日報；與楊共圖騰越，而以後死故，得於李根源指揮七十三標攻省城時，因時間

過早，所約定內應者，均未接納友軍，黃乃身先率兵一排，越城而進，直攻軍械局，復攻清督署；軍械局破，全城公署局所，均爲義軍所克復，而滇軍政府成立。是以呂云：「是役也，君實首功，然不自矜伐，惟以他省未定爲憂。」君後應黔都督唐繼堯電召如黔，民國元年五月七日，師還至思南野貓區，君積勞致疾，命大隊先行，君繼發，行甫數里，有匪伏莽中，暗發數鎗，遂遇害，年二十有八。」（註十七）

至於實際赴東北活動者，有宋教仁先生。徐天復記「宋先生傳略」中云及：「先生見同志俱在南方運動，北方尚未着手，乃奮起偕白逾桓、吳崑及日人末永節赴東三省，立遼東支部。運動馬賊，謀占奉天。」

三如安徽汪洋，字子實，胡樸庵「南社叢選」介紹詞云：「滿清時，在奉天主持言論，常出西伯利亞而至聖彼得堡。革命成功，子實之鼓吹與有力焉。」茲錄其哈爾濱中秋：「每從客裏度中秋，烟雨松江處處愁。出塞琵琶同感慨，泥人歌舞自溫柔。千家爆竹聞中聽，一寸湖山眼底收。老淚縱橫鄉夢切，可憐王粲獨登樓。」（註十八）又如江蘇葉玉森「滬上遇鄧元沖（浙江紹興人，張默君之丈夫）即送之奉天」：「寒雨疎燈申浦夜，與君脫帽一低昂。立談快史宜呼酒，坐聽悲歌欲斷腸。（偕往梨園觀演嘉定屠城記慘劇）紅樓白榆遊子夢，金戈鐵馬少年場。何當把臂崑崙頂，笑看河流一線黃。」（註十九）

而廣東廉江之江瑒，在撰「丘倉海傳」一文，其文後由丘氏公子琮註曰：「江瑒，高州人，

民國初，曾爲國會議員，其本人或親族必曾隨官或遊歷至臺，故能詳悉臺事若目睹耳聞，非他傳記所能及也。……原文載民國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「小說月報」，今於文中所書先府君諱皆易作倉海，其間有時地錯誤處，亦略加修正。」江瑒，南社社友也，社友丘復，亦有「丘倉海先生墓誌銘」之撰。而丘逢甲（倉海）亦與南社社友葉楚傖、潘蘭史互有吟咏。潘爲廣東番禺人，其任廣東諮議局局長故也。惟葉氏爲江蘇吳江籍，在汕頭主持中華新報筆政，爲丘所欣賞。茲錄「與楚傖、千仞聞歌作」：「春雲不雨晝陰陰，有客南來作越吟。衣上黃塵飄熱淚，鏡中白髮迫雄心。懶呵鬼壁勞天問，拼共神州付陸沈。漫笑箏琶娛俗耳，未妨聊當海潮音。」又有「題楚傖汾湖弔夢圖」曰：「臨流淺土葬嫋娟，殘碣重摩勝國年。別有故家喬木感，傷心不獨女飛仙。五百年中一刹那，汾湖凍合不生波。娟娟故國梅花月，應有仙魂化鶴過。」（註二十）

連雅堂氏甚推崇社友蘇曼殊之畫，有云：「有清之季，革命將興，曼殊和上曾作翼天夜嘯圖，印於民報，見之神往，乃知一畫之力，其感人有如是也。臺灣今日之景象如何？翹翹畫家，胡不寫之，以示諸世上。若乃模山範水，染翠渲紅，自成其美，則與擊鉢吟之詩同類矣。」（註二十一）

五、幾個南社中堅人物

觀丘、連兩氏之說，則東海台灣亦受南社之影響矣。

南社發起人，照入社表的編號，第一號陳去病，二號高天梅，三號柳亞子；葉楚傖是三十二號，不過他曾主持過文藝政策，人也中正和平，在社中有調和鼎鼐的作用，自可列為中堅，而朱葆康字少屏的上海人（申請表第六號），據柳無忌說：「那一年，恰好去上海，見到父親的朋友朱少屏。他穿著一套筆挺的西裝，口袋極多，從大衣袋、外套袋、褲子袋內，老是摸出各種洋式的糖果給我吃，逗我玩；他口袋內的糖果多，我好羨慕着。……在父親創辦南社時，朱先生是發起人之一，他每次開會必到，比父親赴會的記錄還要好。他得地利與人之便，……尤其從民國初年起，所有南社的集會，也稱雅集，都在上海。每次開會，由朱先生一手辦理，如借地址（上海的愚園），辦酒席，接洽照相館。他是道地的上海人，朋友又多，任南社幹事，兼會計，所有社員他都認識。沒有他，南社的雅集是雅不起来的；正如沒有父親，在民初文壇上最重要的刊物，十幾冊登載詩詞文的厚厚的南社叢刊，是不會編印出來的。」（註二十三）現在就把陳去病、高天梅、柳亞子、葉楚傖、朱少屏，還加傅熊湘「余與寧太一自長沙應之」的寧太一等六位列為南社的中堅人物，寫於下面。

陳去病，字佩忍，號巢南，別署垂虹亭長。江蘇吳江同里人。生於清光緒六年（一八七三），歿於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十月四日，享年六十歲。（註二四）弱冠中博士弟子員，食餼廩。稟至性，具遠識，通諸子百家之書，才氣縱橫，為文雅潔深致，頗肖柳柳州，其奇峻峻拔，直

追蘇氏父子，而其所志與所遇，又足贊革命而興民國。初主國粹學報，復組織南社，歎神州之魚爛，感滄海之鯨翻，激揚治道，鼓舞羣心。旋去汕頭司中華新報筆政，中華新報，謝逸橋良牧所手創，中國同盟會華南總機關部也，陳氏早加盟，放言革命，文尤雋逸潑辣，膾炙人口，中華新報由日出千餘份，增至四千份，至民元前一年劇增萬份以上，為百粵八閩三湘滇桂黔民眾暨南洋僑胞唯一之精神食糧，亦為黨人宣傳革命唯一之利器也。粵督張鳴岐以中華新報為革命淵藪，涓涓之流，形成江湖，星星之火，勢將燎原。下令封閉，並謀加害。趨避滬濱，征塵未洗，復入浙之紹興，任府學堂教員。尋任浙江高等學堂教員。在浙之便，得秋案全卷及秋親書軍制軍規，服其部署之周，任事之勇，成秋瑾小傳，敘女俠革命成仁之經過，揭之報端，以慰英靈，而勵來者。江浙青年，讀其慷慨激昂之文，思想大受激動也。民國成立，執教於東南大學，嘗集革命文憲與黨人軼事遺聞，筆之於書，傳諸後人。（註二六）護法之役，緊隨中山先生。反共之西山會議舉行大會，膺選中央監察委員。柳棄疾在「我對於南社的估價」一文中說：「國民黨中，某某是一民主義者，……只有孫先生才是真正的三民主義者。把南社來譬喻，陳先生鼓吹民族主義是很激烈的，但他對於民權，比較冷淡。……講一句笑話，倘然孫先生肯做朱洪武，他是會奉命不違的吧。」可說是 國父真正的信徒。

高旭，字天梅，一字慧雲，號劍公，別號鈍劍，江蘇金山張堰人。據陳去病「高柳兩君子傳

」：「高字慧雲，號天梅，……天下都稱為高劍公，……高以詩詞名，……居黃歇浦南，秦山之麓，視九峯三泖，如屏几物，風濤雲樹，有動於中，往往慨懷其鄉之先烈陳黃門、夏考功諸公，以激發其攘夷之念。……故兩君子者，咸以民族革命為第一義；雖刀鋸鼎鑊，夷然無所恐怖焉。……高年二十餘，來上海，與余合。……當是時，高方與孫中山創同盟會於江戶，回國號召。……遂共設機關部於海上新八仙橋，詭其名曰夏寓。又設健行公學於西門寧康里，以培植年少；又為醒獅復報，以指斥當世。虜吏端方聞之，心弗善也。乃發偵騎，將按名逮捕。……至丁未冬，復與余結南社於海上，而天下豪俊，咸欣然心喜。……顧兩君子不自矜伐，愀然一無所於其躬，高先任金山司法長，未幾去之。至今歲始以被舉為衆議院議員來京師。……」（註二五）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，亦屢載高之出任同盟會江蘇分會長及在輪船晤 國父事。惟高於十四年即病故。查昔年金山天文學者高平子先生在台，於其八十歲時贈余一冊「平子著述餘稿」。惟目錄中均為天文學文字，僅「舊詩文簡目」中有「叔父高吹萬先生追悼會述略」。而柳亞子記高的簡歷：「家世讀書，……叔父吹萬，老弟卓庵，都以詩文著名。人稱一門之後。」（註二六）兩高也是南社社員；吹萬曾設國學商會，討論國學。是平子先生與天梅是昆季行也。願黨史會勉平子先生之孫——高準世兄，補述高氏之傳，以求同盟會上海兼江蘇分會會長之資料之全；也可補足高氏南社之經歷也。

柳亞子，號棄疾，江蘇吳江梨里人，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）生，民國四十七年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先世本居浙東慈谿，朱明之季，始北遷至蘇。壬寅，補學官弟子。願賦性駉弛，不就繩墨，時值清政衰弊，歐化東來，益為放言高論，驚駭世俗。又以少年氣盛，為感情所激盪，行事多軼出常軌。與海內外諸逋客亡士遊，列名同盟會，在上海賃屋組織機關，國父過滬，曾數度晉謁也。性急，遇有爭辯，往往期期艾艾，不能出口。十六年五月清黨時被搜，誤捉其妹夫凌誦益（亦社員）而去，彼避地東瀛，期年歸返。渠第二屆、四屆、五屆獲選中央監察委員。抗戰後期，以言行越軌被開除黨籍。大陸陷共，任「人民政府委員」，「民主同盟執行委員」，「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」。四十四年十一月，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」，「第一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江蘇省代表」，「同常務委員」，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」。四十七年病亡。（註二六）

葉楚傖，筆名小鳳，又名龍公，江蘇吳江周莊人，光緒十三年丁亥八月生，終於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，享年六十歲。氏少負才名，夙懷大志，當肄業於蘇州高等學堂時，即秘密參加同盟會而為校方所擯。離校後為鼓吹革命，因從事新聞事業，清末民初，歷主汕頭之中華新報，上海之民立報與太平洋報，並與陳去病、柳棄疾同為江南文學團體南社之中堅。心情中正平和，遇有同社之爭執，往往不為左右袒，笑而解釋。其後在滬又主編生活日報與民國日報；尤以民國日報，

負責最久而貢獻最大，狄君武云：「當年的民國日報，家無隔宿之糧，全靠他一力支撐；文章出自他胸中；錢要靠他奔走；捕房來找麻煩，還要他去吃官司。」可見一斑。北伐軍底定江南後，歷任江蘇省政府主席；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、秘書長；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；立法院副院長等職，除以謙沖態度，對中央人事與政策為鼎鞏之調和外，以其具有書生本色與詩人氣質，亦從未放棄文教工作。以是早歲曾與臺灣丘逢甲結翰墨之緣，時在清末也。渠晚年，參與中央政事，嘗渾作遺忘，以鼓勵青年負責。抗戰勝利，奉派為江浙宣撫使，抵滬即病，益以社會事務之紛繁，上海一帶之民生疾苦，渠感觸良多，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逝世。（註二七）

朱葆康，字少屏，號屏子，上海人。自幼受西洋教育，與王正廷、余日章等交契，自民國初年起，即任中國寰球學生會會長兼總幹事。而於光緒末年，即加入同盟會，並隨江蘇分會高旭，於上海西門小菜場甯康里辦理之健行公學任教，國父由南洋赴日經過上海時，葆康亦數度往謁。南社成立，為發起人之一，他的開會紀錄，較任何人為好。社友包天笑也記他：「那時主持南社的人，我只知道陳佩忍與朱少屏。少屏名葆康，早入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，在西門辦了一個健行公學。陳、朱兩位常居上海，每逢南社開會聚餐等，總是朱少屏處發出通知，社員名籍、住址，也都由他保管。他英文頗好，但要似南社文人詞客般，吟詩填詞，他是敬謝不敏的。不過，他在辦事上甚為幹練，在新學界中，認得的人也很多

。後來，于右任發起的民呼報，民吁報，民立報以及太平洋報，都由他幫忙拉攏不少。」（註二八）寰球學生會幫助留學生辦理出國手續，接洽去外國學校申請事宜。當時有「交際博士」稱者，前有朱少屏，後有黃警頑，具有道路東西南北均通，更重要者人上中下俱熟。吳鐵城任市長時，任通志館副館長，綜理一切館務，館長柳亞子，不大去辦公，等朱送薪金來，等編輯部送稿來而已。日軍據上海，通志館結束，朱走入外交界，隨楊光泐去菲律賓當我國駐菲領事。日軍侵菲律賓，楊總領事、朱領事及館員，同時壯烈犧牲在日本軍人的手中。勝利後審訊戰犯，日駐菲的憲兵隊長亦伏法。

成文出版社出版的「首創民族主義文藝的南社」，分述南社人物陳去病、劉三（鍾毓）、柳棄疾、馬君武、吳梅、黃晦聞、蘇曼殊、李叔同等八氏，蓋從其詩文着眼。茲就傅熊湘序南社叢選「余與甯太一自長沙應之」之甯太一，以結束本節。

甯調元，字仙霞，後因秘密革命，數更其姓名，曰太一、辟支、林士逸。湖南省澧陵縣人，初從同邑名師吳梅三游，治樸學。旋負笈長沙，入明德中學。時黃興、張溥泉、周震麟均執教於此，灌輸革命排滿之說，君受益之餘，觸類引伸，激昂慷慨，上下縱橫，不可一世。以才高，被保送日本深造。國父由歐美蒞東京，成立同盟會，甯得黃克強之介，入盟為會員。旋歸國，創設中國公學，組織湘學會，參加南社，會同盟會上海機關甯康里朱葆康等目標過顯，乃囑咐於甯等

數湖南同鄉也。由日返國，創設洞庭波雜誌，倡言革命，喚起同胞。時秋瑾與陳伯平在美租界厚德里密製炸彈，與甯之密室僅隔一牆，一日，炸藥爆發，甯示意諸同志勿動，急急從晒樓過去，將炸彈原料抱回，並云：「捕房已經佈探哨，出必被捕。」便故示閒情，琅琅誦唐人詩。不久，巡捕果至，搜查隔壁，無所獲。甯擴大洞庭波雜誌為漢幟，一紙風行。不久被偵查，又走日本。至萍瀏醴革命軍起，黃克強派他回國任聯絡指揮，被緝獲，解省，繫獄三年。在獄著「碧血痕」一書，播揚氣節與民族大義。調元出獄，正好他老師陸鴻逵在北平辦報，便招他襄助。至武昌起義，他買舟南返，湘督譚延闓喜調元至，請他擔任秘書。自宋教仁被戕，甯星夜走滬調國父及克強，言東南各省已趨一致，兵力可為我黨用，袁世凱自絕於民國，北定中原，此其時也。國父與克強聽其言，同定計大舉討袁。推克強主持軍事，調元任秘書長。惟二次革命慘遭失敗，渠猶函譚延闓說以獨立，北廷聞之震駭，密令緝捕。甯泰然不稍怯，逕偕熊越山入鄂，被捕于漢口之德租界，檻送武昌。而討袁軍起江西，汪文溥馳書說黎元洪反正，同時以釋君為請，黎不能用。金陵既陷，大局瓦解，甯遂與熊越山同時遇害（註一九）。甯革命不忘讀書，著作甚多。南社叢選首篇即紀其「南社集序」：「……吾友高子純劍柳子亞廬等既以詩詞名海內，復創南社，以網羅當世騷人奇士之作，蔚為巨觀。鍾儀操南音，不忘本也。」又第四篇「武昌獄中與劉約真書」：「……弟以五號引渡過江，押軍法局。……生

死關頭，已於十年前勘破，至此復何所系。惟默揣中國時局，瓜分之禍，不出三年。吾人遲早不免一死，瞻烏爰止，於誰之屋，後死者重可哀也。弟在此間，頗得獄吏善視，亦無所苦。為我告湘中諸友，幸自珍愛，無以我為念。」數十年來，列強將我國劃分為某也、某也勢力圈，而先烈之此也、彼也酒血護持；烈士之尚得獄吏敬愛，獨爭權利者之昧心不顧，悲夫！

全知少年文庫

兒童少年最佳讀物

青少年們的百科全書
中小學生的常識寶庫
暑期最優良之讀物！
學校最佳圖書設備！

- 內容清新• 文字顯明
- 印製精美• 售價低廉

二十集 每集十冊定價九〇元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大學叢書 新聞編輯學

作者：荊溪人

定價：一二三元

本書內容豐富，取材新穎，舉例翔實，共廿五萬言。為新聞權威著作之一，大專新聞及傳播科系必修課程用書。作者從事新聞編輯工作廿五年，擔任總編輯工作十一年，現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，兼編輯採訪科主任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